

鐵甲車

鐵甲車

全一冊定價二元四角

實價二角四分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冊千二版再次一第興復月一十年五十二國民

舒	望	戴	者	譯
局	書	興	者	版
局	書	興	者	行
		復		發

局書興復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
里

譯序

伊凡諾夫是屬於所謂“同路人”(Poputchik)之羣的一位新俄作家。他是“賽拉皮雍兄弟社”(Serapionsbruder)的社員；在這個高爾基的所曾獎掖的文學團體裏，我們看到產生了新俄的好一些最有才能的作家，如飛晶(Fedin)，曹西兼珂(Zoshchenko)，尼克甫(Nikitin)諸人，而伊凡諾夫更是這團體中的最傑出的一個。

在一八九五(或九六)年生於西伯利亞克爾格支曠野的邊境，符謝伏羅德·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是有着高加索種人和蒙古種人的兩種血統的。父親是一位土耳其斯坦軍官的私生子，金鑽

鐵工，可是也讀過一點書，然而在早年就被伊凡諾夫哥哥所殺害。伊凡諾夫是一個沒有親屬的人。他受的教育是很有限的。他當過馬戲園子的徒弟，魔術師，說書人，小丑，也當過當舖裏的夥計，排字工人。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親手排印的。在一九一八到二〇年這內戰時期中，他從事於政治生活，然而他那時對於政治的理解卻很薄弱。一九二〇年之末，因高爾基的幫助，他才第一次到了彼得堡，加入“賽拉皮雍兄弟社”，才算開始了有規則的文學生活。他在此後幾年內對著作非常努力，這裏的這本鐵甲車也就是他到彼得堡之後的第三年在莫斯科出版的。

顯然地，因他的複雜而多冒險的生活，伊凡諾夫是一個頑強而新鮮的作家。他描寫着雄偉的原始的俄羅斯農民。他對於革命，對於一切，都祇有根據本能的認識，因此來描寫多元的，在本質上是非組織的農民暴亂，固見其適當，然而他不能真正

地把握到革命的眞諦，並且他也沒有想去把握。他的主要題材是西伯利亞內戰，是農民游擊隊的運動。

這兒的鐵甲車就是伊凡諾夫的許多寫游擊隊的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是被公認為最出色的一部。同性質的書，此外尚有各色的風，游擊隊…等。在這部作品裏，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作者的努力，我們看得出是要在這單純的故事之外創造出一種環繞在暴亂四周的空氣來。

伊凡諾夫的文字，確然並非是最艱深的，有時卻很難於翻譯，尤其是因為裏面常用了許多地方的方言之故。本書的譯出，係以法譯本為根據，與中國所已有的根據日文本的重譯，在許多地方都不無出入之處。譯者是除了忠於法譯本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的，因此我在這裏誠意地希望着能夠快有根據原文的更完備的譯本出現！

一九三二年十月譯者記

目錄

一、 鐵路上的游擊隊·····	1
二、 異邦之人·····	25
三、 在城中·····	55
四、 中國人沈方吾·····	75
五、 奧巴勃少尉·····	93
六、 鐵軌·····	121
七、 奈賽拉索夫上尉之死·····	151
八、 泡沫·····	181

鐵路上的游擊隊

1

數字在眼前閃動着：85,04 或再加上幾個o…
…好像是一串雪的念珠……在車廂的門上，在窗
子的框格上，在手槍的匣子上。而在那座位上，正
像一個肥胖的8字的，是奈賽拉索夫上尉的副官
奧巴勃少尉的，縮進在闊上的肩裏的剃得光光的
頭……

就是在那上尉一枝枝地抽過去的紙煙上（紙
煙的灰是慢慢地在一個中國的鑄鐵的像的腹中消
失了），也還是那些數字和英國字，大而扁平，像餅
乾一樣。

“那麼怎樣呢？我們像傷口出膿一樣地……向

邊境流出去。是呀，我們大家，大家……沉埋在雪裏的政府和難民……可是對你說話的是我呵……以後呢？我們以後到那裏去呢？海裏嗎？”

奧巴勃斜睨着上尉的筋肉橫生的臉，接着沉重地說：

“你應該調養。應該這樣……是的。”

那個少尉從前是庫爾卻克底軍隊中的志願兵。那些在任的士官們，他說：“全是生病的”。

因為他尊敬奈賽拉索夫上尉，他便再說一遍：你應該調養……

奈賽拉索夫從紙匣子裏興奮地拿出一枝紙煙來：

“你是被塞住了心了，奧巴勃……你一點也不懂得……”

於是，很快地搖着他的煙灰，他使用一種尖銳的聲音開始說了：

“假使至少你能懂一點就好了，奧巴勃！……

真是假好人，真是假好人！……我們的國家已經把我們踢出來了。以前，我們以為我們對於國家是有用的，很有用的，少不了的，而現在，你瞧：他們把我們免了職。免職都講不到！他們乾脆把我們踢了出來……踢了出來……一脚腳地踢出來……”

於是咳嗽着，吐出了痰和煙，上尉提高了聲音說：

“蠢笨的奴才！”

奧巴勃向那彎身下去的上尉伸出手去。他好像要支撐住一棵倒下去的樹一樣，用力說：

“反叛的人是混蛋。祇能把他們槍斃了……其餘的，那些蠢才……打軍棍。”

“那是辦不到的，奧巴勃。噲！”

“你病了，老兄。呃，謝米諾夫頭目……他呢，他想也不想一想……他就打。”

“我喉嚨乾了……伏特加酒已喝不進去了……絕對喝不進去了，而且因為煙草的原故，發着臭

味……我的頭裏好像有一隻母雞在孵蛋……嘿……牠動着，又熱又發黏。總有一天是出來。要能夠克制些什麼……可是什麼呢？我一點也不知道……而且我辦不到。”

“你需要一個女人。你長久……？”

奧巴勃呆看着那上尉。

“一個女人，一定是的。做這種麻煩的事非每月幹一次不可。我身體很結實，半個月幹一次。這比吃金雞納霜丸好得多。”

“或許是的……或許是的……我要試試看。怎麼不呢？”

“那很容易。這兒有許多逃難的女人，小花姑娘。”

奈賽拉索夫開了窗子。

一股煤灰和熱土的氣味。像一個蠢動着蟲的罐子一樣，那裝滿了人的餡子的車站在出着汗。車站的牆，和那些大開着的窗以及大門附近的小鐘

樓一樣，都因為濡濕而閃着光。

人們都被打上了逃避的烙印。

一個小學教員走過了，像是一枝新的鋼軍，他的肩上飄着一塊骯髒的破布。還有頭髮蓬亂的，生着起皺的暗紅色的頰兒的少女們，——枕頭恐怕是太硬了，或是恐怕連枕頭也沒有，頭下枕一隻袋子吧。

“這些人在腐爛着”，奧巴勃想。他想到娶妻。

他把痰吐在手帕裏，說道：

“傻氣！”

奈賽拉索夫在揉着電報的灰色而柔順的紙條。像在到處一樣，在電報上，還是數字。像往時一樣，奧巴勃的沉重的眼皮還是濕着汗水。

他用一種吐痰的聲音說出來。

“還有嗎？”

“什麼，還有？什麼呀？”

奧巴勃從窗口望出去，奈賽拉索夫靠在他

肩上。

那些難民怯生生地察看着車輛的鋼甲。在貨車上，是許多炮和一大堆別的東西……後面，是奧巴勃和奈賽拉索夫。在這些人的目光之下，他感到自己是完全裸體了，裸體的奈賽拉索夫……而且是瘦骨稜稜的，像是一個破碎的空鐵罐子一樣：尖的角度和灰色的光皮膚。

他靠在奧巴勃的肩上，嘲諷地說：

“他們當我們是救主……當我們是巨人……電報上說：‘刻在城市附近鐵路線上發見凡爾斯希寧之軍隊’……”

奧巴勃沉滯地離開了窗口。

“上尉，是猶太人。在城裏……是猶太人，在凡爾斯希寧那兒也是。遞一枝香煙給我吧。”

“日本人就要來了，還有些不知是什麼人……去吩咐裝滿了水吧……沒有第二句話，立刻。”

“又來了！有的是時候。”

奧巴勃用他的像繩子一樣長的手拍着自己的腿股。

“我愛這樣。”

看見奈賽拉索夫釘住他看，他便再加一句說：

“不是死。卻是行動。在休息的時候，肉便腐爛了。”

奧巴勃嚴重地吐出了一口鄉下人的遲緩的嘆息。那像裸麥餅的碎片似的流着汗的突出的顴骨，沉重地動着。

“在我們巴爾拿烏爾縣裏，有的是稻草。我的手發癢，只想去動動稻草。”

奈賽拉索夫站了起來，急急地問：

“少尉，統管我們的是誰？”

“斯米爾諾夫將軍。”

“啊！那麼他現在在那裏？”

“被游擊隊吊死了！”

“好。那繼任的是誰？”

“繼任的嗎？”

“回答！”

“沙哈洛夫中將。”

“好。他現在在那裏，他？”

“我不知道。”

“那麼軍隊的統帶呢，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

大尉收緊了自己的腰帶，想老實不客氣地喊出來：‘那麼，不要三心兩意，服從我的命令吧！’……但是他卻沒有說出這些話來，卻背過身去，無聊地搔着窗子上的漆皮，低聲地問：

“少尉，我們現在應該服從誰呢？嗯？從這電報上看來，我們應該聽誰的命令呢？……等一會兒……”

奧巴勃把那鑄鐵的像的肚子叩了一下，想捉住那在他頭腦裏的一個思想，可是沒有成功。

“我什麼也不知道。憑良心說，要是水，便是

鐵甲車。

水。要是該開槍，我們便開槍。這很簡單。”

於是，像一隻拍着自己的剪斷了的翅膀的鵝一樣，奧巴勃搖擺着他的膨起的脰子的摺皺，沿着步道走了過去，嘴裏喃喃地說：

“思索不是我的本份……我，我是什麼，……算不了什麼，一顆彈子，一個裝填手。再則，思索是必要的嗎！……”

2

一個裹着青色的綁腿帶，穿着寬大的皮鞋的瘦弱的小兵，很快地行着軍禮。

奈賽拉索夫並不想在月臺上擠來擠去，他迴繞着那鐵甲車的包裹鋼甲的車輻，開始在那破輪送過來的難民的牲口車間徘徊着。

一個沒有用的俄羅斯，他害羞地想着，於是，一想起‘你也是這個俄羅斯的人呀，’他便臉紅了。

一個使人以為是兩隻從裾裏垂下來的袋子的，臀部極大的塗粉的女人，使他想起了奧巴勃的提議而臉紅了。他高聲說：

“發傻！”